

(明)戚继光 撰

戚继光兵法

注
范中文
余大吉
袁镇澜
刘庆



戚继光

时事出版社

戚继光兵法

—十四卷本《纪效新书》注释

(明)戚继光撰

范中义 余大吉 注释
袁镇澜 刘庆

时事出版社

1978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戚继光兵法/范中义等注释. —北京: 时事出版社,
1997. 12

ISBN 7-80009-447-2

I. 戚… II. 范… III. 戚继光-兵法 N. E892. 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4816 号

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: 100081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昌平东旭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6 字数: 367 千字

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-3000 册 定价: 23.50 元

说 明

《纪效新书》十四卷，是一部淹没已久、应被人们重视而至今尚未被重视的兵书。作者戚继光是抗倭民族英雄，杰出军事家。他南抗倭、北御“虏”，一生戎马生涯 40 余年。该书是他晚年任广州总兵官时重新雠校的兵书。

人们都知道，他在抗倭时写有《纪效新书》十八卷，把过去见敌即溃的明军，练成敌人畏之如虎的“戚家军”。人们也知道，他在御“虏”时写有《练兵实纪》，把蓟镇的军队练成强大的边防军。但人们很少了解十四卷本《纪效新书》。而该书吸收了十八卷本《纪效新书》和《练兵实纪》的精华，又补充了新的内容，是他一生治军经验的总结，是在当时新技术条件下如何选兵、编伍、练技术、练战术以及如何培养、选拔任用将领、管理部队的一部更加系统完备的兵书。该书的特点是：充分重视火器这一新技术大量装备部队后的军队改革，阐述了练出兵皆精、将皆勇的途径，而这些改革和经验又都不是徒口空言，是被实战检验证明是正确的，所以显得特别珍贵。要带好兵的人，不能不一读本书，要管好企业的人，也不能不一读本书。看他用什么思路和方法把部属带得那样善于战斗，我们可以从中批判地吸取什么经验。不带兵、不管企业的，看看书中的练将部分，对于个人的品德修养也会有所启迪，而喜欢练武的人，该书的武术部分，也会给你以实际的对抗法。该书在中国古代兵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。如果在中国古代兵书中选 10 部的话，那这部兵书就应是其中之一。

十四卷本《纪效新书》从清朝到民国从未刊刻过，是世所稀睹的兵书。戚继光的著作，包括十八卷本《纪效新书》、《练兵实

纪》和本书，也从来没有人完整地作过校刊和注释，特别是武术部分，更没有人作过注释。全面、完整地对本书进行校刊和注释，这还是首次。

此次校刊和注释，以万历十六年（1588年）李承勋刊本为底本，用万历二十一年福建布政司刻本，崇祯十七年刻本，手抄本以及十八卷本《纪效新书》、《练兵实纪》、《武备志》引文进行校对，有的进行改正并涂出，个别的则仅注明。

注释着重于现在不好理解的词语、典章制度以及历史情况，力求简单明了。

繁体字、异体字、俗体字在原文和注释中，一律改为通行的规范字，不作说明。

原书中，除戚继光的自叙外，还有王世贞的序和李承勋的跋，今只用戚继光的自叙。

原书中双行小字除题解外，改为小五楷排印，以示区别。

参与本书校勘和注释工作的，有军事科学院从事古代兵法研究和古代军事史研究的研究员范中义、副研究员余大吉、刘庆以及温州武术学院院长、高级教练袁镇澜。

前 言

一、戚继光的生平

《纪效新书》(十四卷本)，明戚继光著。

戚继光(1528~1588)，字元敬，号南塘，晚号孟诸，祖籍安徽定远人，后定居于山东蓬莱。他出身将门。六世祖戚祥，参加元末农民起义，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。明建国后，戚祥任应天卫中所百户，后在征云南的作战中阵亡。朱元璋为表彰他的功劳，授予他的儿子戚斌明威将军的官爵，世袭登州卫指挥僉事，从此戚家就在山东蓬莱定居下来。戚斌的儿子戚珪、戚珪的儿子戚谏、戚谏的儿子戚宣，连续几代一直守卫在登州城。戚宣无子，由弟弟戚宁之子戚景通承袭了职务。戚景通就是戚继光的父亲。

戚景通勤奋好学，精通武艺，熟谙兵法，为人正直，治军严明。由于他的才能出众，由卫指挥僉事，逐步被提升为都指挥使，负责整个山东备倭事宜，后又调任大宁都指挥使、神机营副将等职。戚景通在外勤于事业，在家孝敬老母，严教子女。他就是因为母亲年近，才要求离职回家的。他不仅教导儿子读书习武，更要求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，做一个品德高尚的好军人。

在父亲的教导和家庭的熏陶下，戚继光从小就勤奋读书，立志报国。嘉靖二十三年(1544年)，17岁的戚继光袭职登州卫指挥僉事。这年，他从北京袭职回来，父亲已经去世，家庭生活相当艰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依然不忘读书，决心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来。他在一本兵书空白处写下了这样的诗句：

小筑惭高枕，忧时旧有盟；

呼樽来揖客，挥座坐谈兵。

云护牙签满，星含宝剑横；

封侯非我意，但愿海波平。^①

这“封侯非我意，但愿海波平”，是戚继光以保卫海疆为己任的写照。

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年）起，戚继光奉命率领山东民兵戍守蓟门，保卫京师，直到三十一年。前后共五年，春去冬归，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多是横戈马上行”^②。这期间，他考中了武举；熟悉了京城北部边疆的形势；俺答进攻京畿时，上书呈献御敌方略，初步显露了他的军事才干。

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年），戚继光升为署都指挥佥事，管理山东沿海3营24卫所，负起了整个山东御倭的重任。三十四年，他被调往抗倭前线浙江。先是任浙江都司佥书，第二年就任宁绍台参将，开始直接指挥军队同倭寇作战。直到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，东南沿海倭患基本平息，他才离开抗倭的战场。在此期间，他训练出一支武艺强、战术精、守纪律、听指挥、勇敢善战的“戚家军”。他指挥这支军队，从浙江打到福建，又从福建打到广东，先后作战80余次，横扫了入侵东南沿海的倭寇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他也从参将升为总兵官，从一个一般军官成为著名的将领，受人敬仰的民族英雄。

在此期间，他还于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年）前后，总结了自己训练军队的经验，撰写了著名的《纪效新书》。此书十八卷，卷首一卷（我们称其为“十八卷本”），明清两代广为刊刻，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曾多次印刷，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印刷过，近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校点本，是广为人知的一部兵书。

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，戚继光被调回北京。第二年，朝廷任命

^{①②} 戚继光：《止止堂集·愚愚稿》上。

他总理蓟昌保练兵事务，后改总兵官，担负起防御蒙古族内犯，保卫京师的重任。他修长城，建敌台，训练车步骑营，使蓟镇的防卫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强。在他任职的十几年时间里，蒙古贵族慑于他的强大军事威力，不敢内犯，北部疆域出现了少有的和平局面。戚继光为保卫北部边防又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在这里，他于隆庆五年（1571年）前后，又总结了在北方的练兵经验，写了《练兵实纪》一书。该书在原来《纪效新书》的基础上，又前进了一步。它同十八卷本《纪效新书》一样，多次刊刻，广为流传。

万历十一年（1583年），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后受到攻击，受张居正重用的戚继光也身遭厄运，被调往广东任总兵官。广东当时敌情不多，军备废弛。戚继光尽管对受排挤感到不快，依然认真负责。为了整顿军队，他重新雠校了《纪效新书》，共十四卷（我们称其为“十四卷本”）。这就是本书。但此书清朝以来就未曾刊刻、印刷过，所以鲜为人知。近年笔者在阅读戚继光的著作时，发现了它，特邀请一些同志将其注释出，奉献给广大读者。

万历十三年（1585年），戚继光引退的请求被批准，回到了家乡蓬莱。他虽然为官多年，却没有多少积蓄，特别是原配夫人与他反目后，带走了大部财产，使他更加贫困。万历十五年底，这位一生南征北战的将军，在贫病中与世长辞，终年60岁。

戚继光一生戎马生活40余年，他转战南北，身经百战，为保卫海边防立下了不朽的功勋，是著名的民族英雄；他继承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优良传统，总结了自己练兵作战的实践经验，写下了十八卷本《纪效新书》、《练兵实纪》和十四卷本《纪效新书》，是杰出的军事家。

二、本书是戚继光的晚年作品

我们前边谈到，十四卷《纪效新书》是戚继光在广东任总兵官时，重新雠校的，是戚继光晚年的作品，根据是什么呢？

其一、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《重刻纪效新书檄文》中明确

指出，该书是镇守广东总兵官戚继光删定的。该檄文说：“万历十二年九月二十日，奉钦差总督两广军门吴宪牌，据镇守广东总兵官（指戚继光——引者）送到删定《纪效新书》，为卷十有四，始束伍而终练将。所载选编、旗鼓、技器、校演、操习、营哨、舟骑诸法，又立为耳目、手足、胆气等编，犁然具悉。此皆该镇敦历南北，躬亲水陆，闻见独真，纤钜靡漏，信为已效之书，足称不易之法。”最后又说：“合用手本前去镇守广东总兵戚，烦为知会施行。”这里明确指出，十四卷本《纪效新书》是戚继光于万历十二年删定的，即该书成书于万历十二年。这里所讲的“删”，是指由过去的十八卷删为十四卷；所谓“定”，是指重新核定。因此，它不同于已往的《纪效新书》。但它仍称《纪效新书》，所以在刊刻时称“重刻”。对“十八卷本”来讲，它是重刻，就本书来讲，则为首刻。这种刻本国内尚未发现，据日本人马有成甫在《火炮的起源及其流传》一书中说，日本大村藩五教馆，藏有此刊本。

其二、该书所载的内容，明确反映出它是戚继光万历十一年移镇广东后的作品。这里我们不妨引一下“十四卷本”所具有而为“十八卷本”所无的有关段落：

卷七《营阵篇·营哨解》：

入场自禀举升帐炮以后，至禀掌号下营，照练耳目条内行。中军禀请○旨，今避圣讳，以○为台。

“○”是何字？又避讳的是哪一个皇帝而改成“台”字呢？“请○旨”一词在“十八卷本”和《练兵实纪》中均可见。“十八卷本”卷八有“中军请钧旨”；《练兵实纪》卷五第八《车骑》有“请钧旨”一语。可见“○”即“钧”字。明代十六个皇帝名字中有“钧”字的只有一个，即万历皇帝朱翊钧。“今避圣讳”，即避讳的是万历帝朱翊钧。此条说明该书成书于万历年间。

卷十三《守哨篇·题解》：

今蓟镇之三屯营城、遵化县城、古北各路之新修边墙，俱

依图式（指“十四卷本”所列的城墙修筑的规格、式样）。这段说明，该书只能成书于二“城”一“墙”的修筑之后。“古北各路之新修边墙”的时间，据藏于河北滦平文管所的谭纶、戚继光修建古北口路边墙碑文记载，为隆庆二年（1569年）、四年。三屯营城修筑的时间，据《戚少保年谱耆编》卷十一·《重闢三屯城记》载为万历四年。遵化县城修筑的时间更晚。据《日下旧文考》卷一百四十三《京畿附编》载，是万历九年（1581年），戚继光重修的。因此该书成书于万历九年之后。

卷十四《练将篇·练将或问》：

或又问：“用兵十万，其法何如？”曰：“十万之才非余所及，但当别有十万作用，近已试诸蓟，而十五年虏未尝犯。”此段话原出于“十八卷本”卷首《纪效或问》，其文为：“或又问：‘其法何如？’余曰：‘十万之才非余所及，但当别有十万作用。’长叹而作。”两相比较，“十四卷本”删去了“长叹而作”，加上了“近已试诸蓟，而十五年虏未尝犯”。“试诸蓟”，指戚继光在蓟镇的练兵；“十五年虏未尝犯”，指戚继光从隆庆二年（1568年）五月任总理蓟昌保练兵事务到万历十一年（1583年）二月移镇广东的十五年间，蓟镇边防宴然的事实。这段说明“十四卷本”成书于戚继光蓟镇练兵之后。

卷十四《练将篇·练将或问》还有如下一段：

余近移粤，问其兵，曰浙土二种，核其实，则杭嘉等府者皆称浙兵，而直隶、福建所出者，亦皆曰浙，其可哉？“余近移粤”一语进一步证明，“十四卷本”为戚继光任广东总兵官不久所作。戚继光于万历十一年二月任广东总兵官，万历十三年二月引退离职，这就印证了檄文中所讲的“十四卷本”成书于万历十二年的说法。

其三、戚继光自己也明确指出，他到广东后，曾雠校《纪效新书》，刊刻于军幕中。《戚少保年谱耆编》卷十二，载有戚继光

离职回到家乡蓬莱，修建孝思祠的祝文。其中说：“岁癸未（万历十一年，1583年）镇粤，粤状有不忍形于言语间者，正为部署章程，因创交错，复取《纪效新书》雠校，梓于军幕中。”这就更加有力地证明“十四卷本”确实是戚继光在万历十二年重新雠校而成书的。

从上述可知，“十四卷本”成书既晚于“十八卷本”，也晚于《练兵实纪》。它是戚继光晚年亲自“雠校”付梓的一部兵书。戚继光写十八卷本《纪效新书》时只不过是统领几千人的参将，而“复取《纪效新书》雠校”时，已是身经百战、统领过十几万大军的总兵官，不仅有南方抗倭的经验，而且有北方练兵御“虏”的经验，是一个成熟了的军事家。从这点来看“十四卷本”比“十八卷本”的价值更高。

还需要说明一点。十四卷本《纪效新书》历次刊本前均载有王世贞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年）撰写的《戚将军纪效新书序》，似乎该书刊刻于嘉靖四十五年。实则不然，因为该序言讲：《纪效新书》“卷凡六，自束伍以至水兵篇，凡十有八。”自束伍至水兵十八篇，是“十八卷本”的内容，而不是“十四卷本”的内容，可见该序言是为“十八卷本”（写此序时，该书分为六卷）所写。“十四卷本”前有此序，是戚继光雠校之后，把“十八卷本”的序移于此书的结果。一部书修改、重刊仍保留该书最早的序，这在古书中是屡见不鲜的，如果以此来断定该书修改、重刊的时间那就错了。

另，日本人平山潜子龙宽政十年（公元1798年）在《刻纪效新书序》中讲：“此书（指《纪效新书》——引者）有二本：一者万历十二年所刊也，一者万历二十三年所刊也。今取二书校之，前出者支离庞杂，殆不统一，后出者条理贯通，反有要归。始信其后者则戚将军晚年之删定，而前者则草创未定之为矣。”就现存的《纪效新书》来看，万历十二年刊刻的只有“十四卷本”一种，而

万历二十三年刊刻的至少有两种“十八卷本”，而无“十四卷本”。但如果真的“取二书校之”，笔者认为得出的结论恰恰于平山潜子龙的结论相反。

三、本书不同于十八卷本《纪效新书》和《练兵实纪》， 吸取了二书的精华，补充了新的内容

翻开“十四卷本”目录，可以看到共有十二篇，即束伍、耳目、手足、比较、营阵、行营、野营、实战、胆气、守哨、舟师、练将。“十八卷本”则为十八篇：束伍、操令、阵令、谕兵、法禁、比较、行营、操练、出征、长兵、牌笏、短兵、射法、拳经、诸器、旌旗、守哨、水兵。两者差异相当大，除束伍、比较、行营、守哨、舟师（水兵）五篇篇名相同或近似外，其余均不相同，其中最大的差异是“十四卷本”增加了胆气篇和练将篇。“十四卷本”与《练兵实纪》九卷的练伍法、练胆气、练耳目、练手足、练营阵（场操、行营、野营、战约）、练将等九篇则颇为相似，但《练兵实纪》没有守哨和舟师篇。

为了进一步了解“十四卷本”与“十八卷本”、《练兵实纪》的异同，我们不妨举出几篇作些具体比较。

“十四卷本”与“十八卷本”我们选择篇名基本相同的《守哨》和《舟师》两篇作一比较。

“十四卷本”卷十二《舟师篇》所述内容和“十八卷本”卷十八《治水兵篇》相对应，但删旧增新，有较大不同，从中可以看出发展的轨迹。这里只拣其主要者列于下：

（一）记载的船型增多。“十八卷本”是戚继光在嘉靖四十年（1561年）春练松门和海门两哨水兵的条款，因此有其一定的局限性，而“十四卷本”正如作者所说：“此书欲东南凡有江河湖海之处，通融为用”，因此，它更有普遍性。如，它认为，“船号最忌名色杂踏不一”。它把船编为六号，列出了每一号船的编制和武器配备，而“十八卷本”则只列了福船、海沧和艚船三种船型。

(二) 反映战船在增大。“十八卷本”所载最大舰船福船，兵员定额为 64 名，比“十四卷本”所载三号船定员少 6 名，一号船定员少 51 名。这反映了战船在增大。

(三) 反映了士兵使用火器有进步。“十八卷本”福船上使用火器的士卒占 50%，而“十四卷本”三号船上使用火器的士卒占 68%，一号船占 62.5%，其余各号也均占 60% 以上。

(四) 介绍了更多的火器。“十八卷本”《治水兵篇》没有介绍管形火器，而“十四卷本”则介绍了佛郎机、无敌神飞炮、六合銃等管形火器，而且对每种火器的形制、制造、习法都有说明。特别是佛郎机列出了五种型号，不仅“十八卷本”上未见，其他书上也未见此记载（《武备志》所载是引自“十四卷本”的）。抛射性火器中介绍了“三飞”（飞箭、飞刀、飞剑）也是“十八卷本”所没有的。顺便讲一句，“十四卷本”卷四介绍的冷兵器倭刀及其习法是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缴获的，为其他兵书所未见，《武备志》所引也出自“十四卷本”。

(五) 操练方法有改进。“十八卷本”讲操练水兵是在陆上进行的，“十四卷本”则在海中，这就更适应实战。

总之，在水军武器装备、训练方法方面，万历年间较嘉靖年间都有进步。

“十四卷本”的卷十三和“十八卷本”的卷十七篇名相同，都为《守哨篇》，其所论述的内容都是城镇的防守，但具体内容“十四卷本”有增加和发展，这里只举几例：

(一) 增加了城防工事构筑的内容。“十八卷本”有三个内容：烽堠、伏路、城守，而“十四卷本”又加了城防工事构筑，包括城墙、雉、垛、悬眼、骑墙铺、窝铺、牛马墙、甃城券、重门大楼等。这种城防工事的构筑，考虑到了火器的应用，形成了有层次的防御工事，是戚继光在蓟镇时城池构筑的经验总结，是对我国古代城防工事构筑技术的发展。

(二)对烽堠、伏路、城守等内容也多有增加。如，增加了牛马墙的一道防线，加大城镇防守的纵深；发挥了“十八卷本”城守策应思想，增加了策应人员；每年进行一次全城性的城防演习，规定了具体的演习方法，等等。

(三)理论性有所加强。如《题解》，“十八卷本”为“守是攻之策。自古名将必先斥堠。”而“十四卷本”则为“兵法：‘攻是守之机，守是攻之策。’自古防寇未有专言战而不言守者，亦未有专言守而不言战者，二事难以偏举。当承平久，外寇以掠为务而弗力攻，故多讲战。腹里尤绝不言守，卒然有变何以应之？”

总之，关于城镇的防守，“十四卷本”比“十八卷本”讲得更完整，更详备，反映了时代的特点。

“十四卷本”和《练兵实纪》我们选择《胆气》和《练将》两篇作一比较。

“十四卷本”卷十一与《练兵实纪》卷二均为《胆气篇》，但二者有较大区别：

(一)“十四卷本”《胆气篇》有题解，提出了“练胆气乃练之本也”的重要思想，《练兵实纪》则无。

(二)“十四卷本”《胆气篇》内容更丰富。“十四卷本”《胆气篇》共34条，《练兵实纪》则为43条。但“十四卷本”34条中有7条是《练兵实纪》所没有的，有1条是基本没有的。当然，《练兵实纪》中也有12条为“十四卷本”所未收。“十四卷本”增加的内容，如《胆气解》、《原感召》等条是练胆气的核心，阐述了练胆气的重要，心、气、勇的关系，练胆气的基本方法等。而“十四卷本”未收的12条则是与练胆气无关或基本无关的内容，如《书器械》、《整骑什》、《养战马》等。这就使“十四卷本”的篇名与内容更相一致，内容更集中、更系统。

(三)“十四卷本”各条的排列逻辑性更强。如，《申军纪》、《公赏罚》、《达士情》、《循士愆》、《戢乱差》、《体初犯》、《恤病

伤》、《分军餉》等8条，集中地排列在一起，体现了对士卒的关怀和爱护，而在《练兵实纪》中则分散于第2条至第24条之间，显得零乱。

总之，“十四卷本”的《胆气篇》要比《练兵实纪》的集中得多，丰富得多，深刻得多。

“十四卷本”的卷十四和《练兵实纪》卷九篇名相同，均为《练将》，但内容有差异。

(一)“十四卷本”的《练将篇》前有题解，后附有《练将或问》。在题解中，戚继光阐述了练将和练兵的关系，练将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必练将为重，而练兵次之。夫有得彀之将，而后有入彀之兵。练将譬如治本，本乱而未治者，未之有也。”《练将或问》摘取《练兵实纪杂集》和“十八卷本”卷首《纪效或问》中的某些精辟内容，又进行了补充和修改，对如何练将、识将、用将等等，均有论述。

(二)《练将篇》的正文，“十四卷本”和《练兵实纪》都是26条，但内容不尽相同。与《练兵实纪》的比较，“十四卷本”的26条改动的是绝大多数，未改的和全改的是少数。改动的基本特点是文字更加简练，这里只举一例：

《辨效法》中的一段，《练兵实记》为：

况兵事须求于实际之间，而可无效法之辨乎？为将者何所取材，必于经典中求之，前言往行，而史册浩瀚，岂武弁所检习，幸而有《百将传》焉，人品、心术、事业俱已概见，吾人当熟玩而习之。每一将传中，不独习其用兵之事，凡为入存心、立行，一一细玩。

“十四卷本”则为：

况兵事须求实际，可无效法之辨乎？《百将传》中，人品、心术、事业俱已概见，当熟省而习之。不独习其用兵，凡存心、立行，一一细玩。

《练兵实纪》用了 97 字(不含标点),而“十四卷本”只用了 49 字,意思相同,简练多了。

全改的有 2 条:一是《习武艺》,一是《正名分》。“十四卷本”的《习武艺》取自“十八卷本”卷首《纪效或问》,并加以修改补充,对将官习武艺的重要性讲得充分具体;《正名分》取自《练兵实纪杂集》卷二《储练通论·原军礼》,并加以补充,除强调名分之外,又强调“情义”,更为全面。

以上仅就“十四卷本”与“十八卷本”、《练兵实纪》篇名相同的四篇进行了比较。这种比较着重于他们之间的差异,对于他们之间相同之处没有列举。实际上,这四卷也好,其他各卷也好,篇名相同的内容有差异,篇名不同的内容也有相同的地方。但总的看来,

第一,“十四卷本”既不同于“十八卷本”,也不同于《练兵实纪》,而是吸取了二者之长,并补充了新的实践经验,形成了一部既有练兵又有练将适用于沿海地区的全面的练兵文献。这是该书最可宝贵之处。“十八卷本”没有练将的内容,“十四卷本”补充上了。

第二,“十八卷本”是戚继光在浙江的练兵条款,地域上有一定的局限性,“十四卷本”着眼于整个沿海,地域更广阔,适应性更大,而且练陆兵的条款则适用于整个内地,因此它所揭示的练兵的普遍性更强。

第三,“十四卷本”的理论性、概括性更强。它较多地引用了古代的军事理论,并把这些理论与总结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。如卷十三《守哨篇》引了《李卫公问对》的“攻是守之机,守是攻之策”,接着就阐述了攻、守二者不可偏废的论断。再如,它讲的心、气、勇,练兵和练将,练胆和练艺的关系等都达到了古代理论的高峰。

第四,“十四卷本”总结了新的经验,增加了新的内容。如,

练将和练兵、练胆和练艺的关系，舰船和佛郎机的型号，练倭刀的方法，城池的构筑和防守，一些武器的制造和使用等等，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经验总结，体现了时代特点。

第五，语言更简练，条理更清晰。“十八卷本”和《练兵实纪》语言通俗，接近口语，“十四卷本”语言也通俗，但较接近书面语言，并且在保持原内容的情况下，删掉了“十八卷本”和《练兵实纪》中无关紧要的话，文字显得更简练。“十四卷本”采取《练兵实纪》的写法，归纳整理得更科学，条分缕析更醒目。

可见“十四卷本”是一部既吸取了“十八卷本”和《练兵实纪》的优长，又加进了新内容的兵书。它既承袭了“十八卷本”和《练兵实纪》的内容，又不同于“十八卷本”和《练兵实纪》，是戚继光又一部重要的著作。它形式上条分缕析，醒目明确，不是“支离庞杂，殆不统一”；内容上丰富充实，理论性强，不是“草创未定之书”而是戚继光晚年删定之稿。

四、本书的主要内容

本书 14 卷 12 篇，凡士卒的选取、编伍、号令、技艺、营阵、胆气的训练，水军的编制作战，城池的构筑防守，将官的选拔培养等均有论述。这里主要简述一下它的治军思想。

(一) 该书十分注重练将。它认为军队的训练，“练将为重，而练兵次之。夫有得毂之将，而后有入毂之兵。练将譬如治本，本乱而末治者，未之有也。”^① 这就是说，练将是治军的根本，只有练出良将，才能练出精兵。它认为练将最重要的是练将德。“才艺之美必有不二之心，庶成其德器。”^② 有将才而无将德，只不过是徒具虚名的将领，是不能靠他们保国卫民的。将德最重要的是心术要正，要有不二之心；要光明正大，以实心干实事；要有志向，学

^{①②}卷十四《练将篇》题解、《练将或问》。